

你/有沒有體驗過麻木? 想將心裡的話大聲喊出但連震動自己的聲帶都無能為力的痛苦。是的，我體驗過。

「你怎麼連腳踏車都不會騎，公車也不會搭啊? 除了課內的書要讀之外，課外的生活技能也要有啊! 這樣將來在外面社會要怎麼適應?」這位小男孩正面對他做為學生以來最感到受挫的一次。「啊……但、但沒有人教過我這些啊……」在我從剛被國中班導碎念後的深淵爬起時，我默默跟自己說，我一定要有屬於自己除了念書以外的專長! 而這個願望就在高中新生訓練當天實現了: 五彩燦爛的聚光燈下，一群學長姊們吹著樂器響徹整座體育館，邊演奏還能站起搖擺身體做動作。「好帥。」我內心浮現這兩個字。「我也想站在台上，成為一樣帥的人!」在我意識恢復後，才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已經把入社單送出了，而那現在還留著的「歡迎入社!」的通知也是我青春時光的轉捩點。

在學習管樂的路途上不是很輕鬆，畢竟家裡除了堂姊外沒人接觸過管樂，也碰上了疫情，不管是現實生活還是我的內心都是。高一上學期，在班上、社團我還沒交到什麼朋友，樂器又是號稱重量(物理殺傷力)MAX、吹嘴大小MAX，探詢樂譜的最底端的能力也是MAX的低音號，我常常在回家路上和我爸說我今天表現怎麼樣，不管是被稱讚還是受到死亡凝視我都講，畢竟我受出糗和尷尬打出的傷害不是很大。爸爸也會說他今天身體有沒有恢復一些，胃會不會痛，今天能不能開車。就這樣，我們會一起去中原夜市附近吃晚餐再回家，畢竟我們都是喜歡到處去吃美食的吃貨，但我還是希望，如果我腦袋能裝更多衛教、急救相關知識就好了。

我盡力憋住自己的情緒，在以前被那個人躺著，但已經永遠是空著的床鋪前站立許久，但終究是忍不住哭了。哭到眼前是黑白的、模糊的，把衣服弄濕成一片抹布。放聲大叫，叫到好像從來沒這麼大聲過。每一次肺部不斷抽搐總讓人感覺正在燃燒，接著成為灰燼。在一陣歇斯底里的喧鬧後，我一動也不動坐在椅子上。我清楚看見鏡子裡是憔悴、孤單的自己，黯淡無光外還很冷，憑著自己原來的個性想用手輕輕碰著，僅是想給對方一點溫暖，但在寒流來襲的二月初，冷冽的嘲笑令這一點火根本微不足道。

三年後進入大學我「理所當然」又參加管樂了，雖然社團沒有我一個認識的人。就算認清自己的實力和學長姊比那可是天與地的差距，音樂班和社團成員的落差，但我還是想追上，就算自己被照顧家中弟弟、家教和課業等壓力拖在

後頭，我還是想做，不是為了人際關係，不是為了之後想成為音樂家，也不是為了成就（雖然全國比賽得獎還是很開心啦），只是因為自己「想做」罷了。這段時間裡我認識了最嚮往，同時也最難的曲子，整首充斥著高音的八分、十六分音符外還有許多三連音。之前一直搞不懂怎麼在一拍內將三顆音塞在一起再平均地演奏出來，明明數學裡這明明是個無限小數卻要精準地在音符海中綻放，不過碰到了面對就是了，我還是花很多時間練習，同時也是第一次和學長長時間一起練。我已經習慣自己練了，有同伴一起聽我還是鮮少有這種體驗過。

「你的音準和氣息跟大一進來時差很多耶！才過兩年就進步這麼快」

「哦，謝、謝謝……，我也吹一段時間了啦，進步幅度沒有你想得這麼快」

「那是因為阿，你要打開耳朵，溶入我們的聲音才能演奏出完美的音樂」

「诶、欸？」

「你有學過一段時間才有辦法視譜得比我快，音準大部分時候也不錯。應該說，每個人的吹奏方式和音色都是獨一無二的，有些人的嘴型歪七扭八卻依然吹得非常好，所以啊—你要找到自己獨特的聲音。」

我這時才知道，我這麼追求著吹樂器，是為了填補內心那份面對未來不確定的慌張和此時此刻的空虛，不斷練習，找到內心的避風港並努力產生屬於自己的力量才是我想要的。以往在表演時我總是因為一兩首沒有表現好而感到氣餒，而這一次，在學會樂器的四年後，我終於在台上能完整吹完音樂會，途中面對迪士尼的組曲《Remember Me》，低音號是唯一獨奏，這段對我們來說音非常高，但我成功吹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Fa 這顆音，我終於能有自信看著台下觀眾、朋友的眼睛和笑容，也總算相信自己了。

在音樂的道路上其實算是一路累積上去的，這些年在活動中心練習的那段時光已然成為我大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時至今日，我認為我的能力還是有許多要加強的空間。不過也因如此，每當練習完走下大階梯時都可以跟自己說，今天又進步了一點點呢。